

論繪畫中的變體畫——以二十世紀巴爾杜斯（Balthus） 的作品為例

中國文化大學藝術學院美術學系碩士班 陳曉玲

摘要

巴爾杜斯（Balthasar Klossowski de Rola, 1908-2001），被稱為Balthus，他主張現實並非是自己認為所見到的東西，同時藝術家可以成為非真實事物的現實主義者，也可以成為一個無形事物的畫家。影響他藝術創作的重要因素有：生活經驗、具象繪畫背後的抽象語境以及他喜愛的貓。針對巴爾杜斯的相關研究，歸納出「變體畫」是貫穿其一生畫業極為重要的一個關鍵詞，畫家對某些題材做為表達創意的內容時，都會因其個人的偏好性，而熱衷他所喜愛的題材，對研究之題材一直反覆不斷地創作，使觀眾從畫面感受到畫家對創作的高要求，在構圖和用色上，力求精益求精之表現。

本研究將從巴爾杜斯的生平、自身的繪畫理念和風格，淺析他的九組變體作品，探究他如何成功的將生活經驗的互動，轉化成為他的變體藝術創作。

關鍵字

巴爾杜斯（Balthus）、二十世紀、變體畫、具象繪畫

前言

巴爾杜斯於1908年出生於法國的一個波蘭貴族家庭，其雙親都具有藝術與學識方面的涵養，他自幼便在藝術家與詩人環繞的生活環境中長大，26歲時舉辦了人生第一場個人畫展，由於他非常討厭被貼上流派標籤，因此在當時他完全不屬於任何一個畫派，他鍾情於古典主義，在1950年後，他的知名度逐漸大開，陸續在各地地方美術館展出他的作品，個性低調的巴爾杜斯，向來不喜歡接受記者的採訪，因此在多場畫展的開幕儀式上，極少看到巴爾杜斯的身影，因為他希望在畫展現場的觀賞者，能單純地藉由欣賞之中，直接感受到他內心對藝術情感的抒發與執著，而非單從少數作品中或題目去做片面式的解讀，觀賞者若是如此粗淺地認知，那肯定是無法確切得知他個人內心真正創作的想法。藝術家的每件作品，不管是創作風格或用色表現上，都與個人的生活背景、個性息息相關，若能單純從他的生活經驗和創作中，瞭解到他具象繪畫內的抽象情感，感受到他對繪畫藝術的狂熱和固執，那要窺探藝術家的內心世界便會容易許多。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巴爾杜斯是近期法國重要的藝術家之一，他直到2001年才過世，他的具象繪畫風格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連，其作品也是在其生活相關場景下所產生的。筆者最初是被他筆下的貓兒所吸引，畫中的貓神形兼具，出手不凡，在瞭解他的許多想法和創作理念之後，愈發覺他與同時期的其他藝術家有所不同。低調的他不對自己的作品多做解釋，也因如此，讓筆者想更深入地瞭解這位藝術家，從他的創作風格中，可以察覺他受東方美學和古典主義畫家的影響，本文想闡述給讀者的是他的繪畫歷程、藝術理念及變體創作。

在他諸多作品中，筆者發現他有數件畫面相似的作品，但卻不知道巴爾杜斯到底想要表達何種意念？雖然他曾經表達過自己每畫一幅新畫，過程中都會顯得無比地焦慮不安，加上得反覆地推敲琢磨，更會讓他坐立難安，一直找不到適合的技法來充份表達自己真正的想法，因此一再出現一個又一個的新變體。¹ 他對相同的主題，會一直反覆不斷地創作，且在不同的年份，創作出構圖相似的作品，畫與畫之間並不是創作稿和最終作品的關係，這儼然成了巴爾杜斯創作的特有風格。

¹ 嘯聲，《巴爾蒂斯和他的中國情結》（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頁23。

何謂「變體畫」(Variant Painting)?在美術創作上是一種專有名詞,它指的是對前人作品的臨摹,另指的也是對自己畫作名稱相似、構圖或用色類似,但細看畫面內容還是有不一致的創作。清代湖州竹派畫家沈宗騫(1736-1820)《芥舟學畫篇》言:「學畫者必需臨摩舊跡,猶學文之必揣摩傳作。」²在中西藝術史上,畫變體畫的畫家很多,筆者就他當時的社會背景、個人創作的心路歷程和圖像符號,來針對他多幅變體畫做進一步淺析。

二、 幽居法國巴黎的貴族藝術家

(一) 從貓孩到貓王

巴爾杜斯10歲時開始養貓,和小貓咪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小貓咪居然走失了,當時只有13歲的他非常地傷心,這位「與貓相伴的男孩」於是畫了一連串紀念他和小貓咪之間點點滴滴的故事——《咪畜-Baltusz四十圖》(Mitsou-Baltusz, 1908-2001)【圖1】,創作媒材是用印度墨畫出來的黑白素描,畫面故事內容和文章的撰寫都相當成熟,畫工純真富童趣,從插圖作品中彰顯出巴爾杜斯的細膩個性和敏感的觀察力,這本連環漫畫將貓和他的互動表現地絲絲入扣,完全體現了他初試啼聲的才華。

里德(Herbert Read, 1893-1968)說:「藝術家以視覺感受來表現藝術。」³從其作品中可看出這隻貓對巴爾杜斯孩童時期生活影響頗大,在巴爾杜斯幼年純真的插圖中可以推測,畫壇中還有其他巨匠和巴爾杜斯極為相像,他們的創作表現都與生活經驗密不可分;在巴爾杜斯多幅作品裡,都有貓的身影,「貓」也成為巴爾杜斯畫中的圖像符號。這位年輕藝術家後來畫了一幅自畫像,上面寫著「H.M.貓王的一幅自畫」(The king of cats, 1935)【圖2】⁴,就是巴爾杜斯的自畫像,在這位具貴族氣息的男主角右下方,有隻黑色虎斑貓正在他的褲腿上摩蹭,以貓的角度來說,牠們經常會用臉去摩擦人類的腳,那是因為在下巴及太陽穴有釋放出氣味的腺體,並用氣味做記號,表示:「這是我的地盤」。

(二) 無師自通的具象藝術家

² 陳永怡,〈變體畫:反覆創作同一母題的自我闡述〉,《中國藝術報》(2016.2.26),網址:
< <http://news.artron.net/20160226/n818044.html> > (2020年5月28日檢索)

³ 王秀雄,《世界名家美術集》(臺北:康橋公司,1981),頁22。

⁴ Jame Thrall Soby, "Balthus,"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Vol.24, No.3, Balthus (1956-1957), p. 3.

父母親是他美感的啟蒙教師，一點一滴的灌輸他生活美學，點燃了他對繪畫的激情，學識淵博、富含藝術史底蘊的雙親提供了他幸運的美學種子，更影響了他對世界及繪畫的看法，長期在藝術文化的薰陶下，孕育他在日後的創作中，始終帶有豐富的情感而不流於匠氣。

巴爾杜斯說：我是自學者，我在羅浮宮臨摹而學習如何繪畫，特別是臨摹普桑（Nicolas Poussin, 1594-1665）⁵ 的作品，他差不多是我的第一位老師，我喜歡他的一切，他的用色、他天仙似的超越時間的繪畫方式，特別是他畫的女性，影響我許多。⁶

普桑的作品中帶有莊重和嚴肅感，擅長畫宗教畫的普桑，人物造型比例都按照解剖學和透視學來繪製，因此巴爾杜斯常常臨摹這位古典大師的作品，可見巴爾杜斯對普桑的敬仰與喜愛，因為他們在畫面上追求同樣的一種永恆、理想化的美。⁷

在普桑的畫作裡，柔美光線的處理和對人物神韻的表現在在影響到巴爾杜斯，雖然人物比例沒有普桑抓得精準，但用色方面卻跟他很相似，此外，巴爾杜斯的繪畫作品比較富有故事性，畫面上也具有古典主義的嚴謹和典雅，人物造型方面則具有現代感，主角特有的表情和肌理效果、簡潔的圖案，這些都形成巴爾杜斯個人獨特的繪畫語言，一種「巴爾杜斯式」的人像畫法，為二十世紀留下了獨特的一道風景。

（三）藝術潮流中的一股清流

當時的藝術發展，是由畢卡索（Pablo Ruiz Picasso, 1881-1973）的「立體主義」（Cubism）開始，尤其在1905-1914年，是藝術史上抽象藝術最多產的九年，藝術家們深深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新的世代裡，因此竭力使自己現代化，並且標新立異。康丁斯基（Wassily Kandinsky, 1866-1944）、保爾·克利（Paul Klee, 1879-1940）也活躍於此，社會變得越來越貪婪，物質欲望越來越強烈，萬事講求速成，於是如雨後春筍般的藝術家們，開始嘗試起創作快速的抽象繪畫。

在這些藝術家裡頭，當時只有巴爾杜斯堅持走自己的具象繪畫風格，不與

⁵ 17世紀時期重要畫家，屬於古典主義畫派，生平參見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olas_Poussin>（2020年8月26日檢索）

⁶ 何政廣主編，陳英德、張彌彌著，《二十世紀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20。

⁷ 賈慧芬，〈巴爾蒂斯繪畫藝術淺析〉（碩士論文，河北大學美術研究所，2016），頁9。

當時的流行藝術風潮妥協，他不能接受當時的超現實主義，或許是受古典大師普桑的影響，普桑力求嚴格的素描和構圖的完美，這些都影響到巴爾杜斯日後變體畫的作品。

1961年，應文化部邀請，巴爾杜斯出任羅馬法蘭西學院院長。藝術文學底蘊很深厚的他，除了學院固有課程教授外，擔任院長的他還加開藝術史、文學、電影等課程，認為繪畫藝術須建立在深厚的美學涵養上，巴爾杜斯非常熱愛自然，所以他在1953年離開巴黎遷居莫萬（Morvan）的夏西堡，一直待到1961年才離開。由於巴爾杜斯的第二任老婆是日本人，同時他也結交不少中國朋友，讓他有機會窺探東方國家的社會型態與生活模式，接觸後，更讓他醉心於東方文化，直到他93歲，巴爾杜斯仍一直保持旺盛的創作力，並舉辦無數場的繪畫個展。

三、巴爾杜斯的繪畫理念和風格

（一）當代、傳統的衝突和自我創作信念

巴爾杜斯不像其他的藝術家們，只著眼於現今藝術圈正在流行的藝術，盲目的依附潮流，更不為了迎合整個藝術市場的商業性，而強迫自己的繪畫風格跟著潮流走。他著重獨特的自我創造，在藝術風格層出不窮的二十世紀中，只有巴爾杜斯執著於具象繪畫，與同時期的畫家相較下，他的繪畫其實更具革命性和個人特色，並且能在整個速成包裝的年代中脫穎而出，成為二十世紀知名的藝術家。然而他並不喜歡與大眾談論繪畫，巴爾杜斯始終認為用畫面來表達遠勝於用語言來表達高尚得多，所以身為一位藝術家，如何面對當代與傳統，確立自己創作理念和選擇，對畫家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事。

（二）具象繪畫背後的抽象語境

巴爾杜斯曾說：我的作品是符合內心的視象，我所表現的是事物背後的東西。⁸ 他畫面上的人物，總是令人感覺像在超時空裡的抽象世界，尤其人物肢體的擺放，經常形成幾何構成，呈現出另類的感官刺激，強調出少女的體態美。巴爾杜斯的作品，反覆觀看會令人振奮，無論你是站在山頂上或小街旁的場景前，或是站在椅子上看到一個十幾歲的女孩，你正在進入一個充滿魅力和複雜的空間，在那裡，記憶和卓越的形式統治著你，形象價值和抽象結構之間

⁸ 鄭澤波，〈具象繪畫中的抽象元素〉（碩士論文：青島大學美術研究所，2007）頁1。

的平衡被精細的測定。⁹ 他善於捕捉瞬間的情景，再從中去探究蘊藏在背後的精神狀態，對他來說，創作不僅僅是表現出美的事物，在深層的意念中，更應探究人類生命的價值、對生命的理解。

（三）終身以貓為師

畫者一切的生活經驗、體驗和見聞，都是自身的題材，從他的作品中不難發現，「貓」和巴爾杜斯一直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也是筆者想研究他的原因之一。他對貓的喜愛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在早期的藝術市場，動物畫作並不是主流，所以在他的作品裡，貓都是以旁觀者或配角的姿態出現，他喜歡畫貓，是因為貓有點兒神祕，有點兒壞，也或許是一種情緒令人猜不透的特徵與表現吧！從他多件作品可以感受到，巴爾杜斯早已將自己從「人」幻化成「貓」，與畫中的女孩永遠保持著距離，貓看似天生優雅、卻生性高冷、喜歡自己獨處、屬單獨行動的一種動物，有自己的一套生活哲學、徹底地活在自己的世界裡，貓並不會聽從人的命令，巴爾杜斯以貓為師，學習牠們的高傲、不跟隨世俗而走，這位具象大師，和貓孤芳自賞的個性一樣，與當時的流行藝術抗爭，獨自活在他自己的金字塔裡，建築著他自己的繪畫世界。

（四）作品蘊含東方情懷

巴爾杜斯的作品受東方文化的影響很大，尤其是中國的《莊子》，是巴爾杜斯12歲時最喜歡的中國文學作品之一，神話般的意象和驚人的美感給巴爾杜斯的藝術視野和繪畫表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¹⁰ 中國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有著一股不可言喻的氛圍，直教人心領神會、回味無窮，它所給人的印象是無窮的境界，無限情感的起點，和一種很有力的啟示。¹¹ 南北宋的山水畫在巴爾杜斯的眼中，最具特色，他研究出北宋的山水畫特點是客觀地描繪自然，表現出一種並無確定觀念、含義和情感，從而具有多義性和無我之境。不同於北宋的山水畫，南宋山水追求的是細節真實和詩意表達，這些觀察和研究也奠下他畫風景畫的深厚繪畫基礎，巴爾杜斯畫筆下的山脈，都極富有生命力，畫中山景裡的人物安排，廣受中國畫的影響，人物呈現出具體的透視安排，使畫面顯得更有穿透性與空間感。

（五）不斷演變改良的變體畫

⁹ Phyllis Tuchman, "A bounty of Balthus," *THE LANCET*, Vol. 356 (Oct. 2000), p. 1279.

¹⁰ Xiaofan Amy Li, "A distant dream: Balthus, Henri Michaux, and the Chinese aesthetic tradition," *Word & Image*, Vol.34, No.3(2018), p. 283.

¹¹ 田曼詩，《美學》（臺北：三民書局，1982），頁 237。

巴爾杜斯的變體畫創作是他的特色之一，這些作品是結構相似，卻各自獨立完整，彼此之間也毫無關聯，例如《女孩與貓》和《做夢的特蕾絲》、二張《客廳》、《永遠不會到來的日子》與《裸體與貓》和《房間》相同，五幅《三姊妹》、二張《耐心牌》、二張《窗前少女》、《夢（1）》和《夢（2）》與《金色的果子》三張雷同，還有他最經典的變體畫，裝飾意味最濃厚的《貓照鏡》系列。

巴爾杜斯說：我不停的重複變體畫，在某種意義上是一種不滿意的產物。假如我覺得滿意，那將不會有幾幅《三姐妹》、也不會有三幅《貓和鏡子》。¹²

同樣的主題若干次創作，畫了第二遍、第三遍，也有了第二件變體畫、第三件變體畫，他細膩的心思，從一件件構圖相同的變體畫之中，可以看出巴爾杜斯的技法和構圖一直在進步，變體畫也成了巴爾杜斯特殊的繪畫行為。

四、巴爾杜斯的九組變體畫淺析

研究巴爾杜斯的創作和生平，發現他有數件作品都具有連貫性，在不同件的作品卻有著同樣的構圖和作品名，筆者試以巴爾杜斯的作品依構圖分成九組進行分析比較。

第一組是創作風格和年代相近的1937年《女孩與貓》（*Girl and the Cat*）【圖3】和1938年《做夢的特蕾絲》（*Thérèses dreaming*）【圖4】，作品中少女的坐姿一模一樣，刻意露出底褲，貓位於作品右下方，傢俱的擺放大致相同，唯獨不同的是，整體用色中《女孩與貓》【圖3】背景用色較為沉重，二隻貓的花色呈現對比，胖胖的虎斑貓在畫室裡不知不覺的融合在一起，巴爾杜斯將女孩純真的表露主義注入了暗示性，嚴格的構圖使情色情緒更加濃厚。¹³ 背景的刻畫《做夢的特蕾絲》【圖4】較為細膩，整體用色也較前者明亮，再加上正在喝牛奶的白貓，帶給人一種幸福感，這幅圖對那個階段進行了令人難以忘懷的描述，在疲憊與繁榮、純真與性幻想、現實與夢想之間徘徊的生活。¹⁴

第二組名字相同的變體畫作品《客廳》（*Drawing Room, 1941-1943*）【圖5】，另一張創作於1942年，在兩件《客廳》（*Drawing Room*）【圖6】畫中，

¹² 馬曉琳編譯，《世界當代藝術大師叢書——制迷巴爾蒂斯》（湖南美術出版社，2003），頁58。

¹³ Sabine Rewald, "Balthus's Thérèses,"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33 (1998), p. 305.

¹⁴ Rewald, "Balthus's Thérèses," pp. 305.

背景和家具一模一樣，沙發上和地上趴著的女孩，姿勢也都相同，不同的是，有白貓的作品地毯和地板用色暗沉，才能襯托出貓雪白的毛色，而趴在地上的女孩衣服用色也較明亮，這樣才能和地板顏色呈現出對比。兩件作品差異最大的地方是，巴爾杜斯各增加了「蘋果」和「白貓」，來維持兩件作品整體畫面的平衡感，兩件看似相同的作品中，可以窺其巴爾杜斯不僅對構圖十分講究，連用色都下足了功夫，背景和主角並置對比用色，也顯現出巴爾杜斯對作品的高要求和嚴謹。

第三組是屬於戲劇性較大的變體作品，角色相同的獨立連作，主角都是少女和貓，《永遠不會到來的日子》（*The week with for Thursday*, 1949）【圖7】畫中躺著的女子，右手撐住椅子扶手，左手伸出去撫慰躲在椅背後的貓，貓驚恐的往正在開窗的女僕那看；《裸體與貓》（*Nude and Cat*, 1949）【圖8】構圖和上一張類似，只是光線變化不同，躺著的女子變成全裸，右方的女僕將窗戶打開，陽光灑在裸女和貓的身上，裸女和貓正在享受舒服的日光浴，整體作品的氛圍因動物和人的姿勢，以及光線的呈現，而顯得比上一張柔軟溫和多了。畫面上長短不同的切割，這在抽象作品中很常見，裸體人物強烈及誇張的動作，讓觀者感覺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巴爾杜斯也擅用作品中主角和貓的木訥神情，呈現畫面的詭異氛圍。《房間》（*The Room*, 1952-54）【圖9】整個畫面色彩陰暗，畫中的裸女睡得更加沉浸放鬆，而窗邊的侏儒轉過頭來，露出臉部的表情，用力扯開窗簾，故意將室外的陽光引進，感覺刻意想叫醒沉睡中的裸女，無助和夢境形成鮮明的對比。¹⁵ 同時也令人無法從作品中去瞭解她們之間相互的關係，美女和侏儒代表著美與醜、正義與邪惡，巴爾杜斯擅用光影呈現明暗強烈對比，畫中的假貓，變成了平衡畫面的裝飾擺設。類似這些畫作，會讓人感到不安，尤其是針對女性觀眾而言，一種介於「安穩與不安之間，在天真與公然不敬之間，在隱私與公開展示之間」的感受。¹⁶

在1954-1964年間，巴爾杜斯又分別創作了三幅《三姊妹》（*Three Sisters*）【圖10】【圖11】【圖12】的變體畫，作品中的三個女孩身穿普通家居服、姿勢相同，她們在沙發上，分別在看書、閒坐、玩音樂盒和吃水果，三個女孩完全沒有互動，作品中的人物像一個個木偶 都在一個舞台上表演，但是他們相互之間卻有沒有任何關聯，而巴爾杜斯則像是牽著木偶連線的操縱者，那木偶連線就是繪畫形式的語言。¹⁷ 三幅作品構圖大致雷同，只是在用色上有不同的變化，【圖11】用色最為大膽強烈，中間穿亮黃連身裙的女孩和深色沙發呈強烈的對比，人物線條和家具和諧地融為一體。在沉默寡言的單調中存在著永恆的變化；不可見之物存在於可見之物之中。變體藝術就是在平淡之中見神奇、在

¹⁵ Jame Thrall Soby, "Balthus," pp. 9.

¹⁶ R. S. Short, "Erotically Lounging,"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1983), p. 1063.

¹⁷ 張作斌，〈巴爾蒂斯繪畫語言分析〉（碩士論文，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2015），頁 10。

幻覺的靜止狀態之中重複自我的藝術。¹⁸ 【圖12】畫中的色調偏紫色，洋李的紫紅色，右邊穿著淡藍色衣服年輕女孩，和其他的二位女孩稍有互動，從用色上的變化，看到這位色彩大師為觀眾在視覺上提供了最平靜的享樂。

1963-1965年之間，56-58歲的巴爾杜斯在美國紐約、麻省劍橋、芝加哥等地繼續辦個人畫展，在1964年，巴爾杜斯又繼續為《三姊妹》（*Three Sisters*）組畫，《三姊妹》主題重現，畫中三位女主角已長大，整個構圖雷同，最大的不同是沙發和地毯的刻紋，【圖13】左右兩邊的女主角視線都同時落在貓的身上，一瞬間的交集，讓整個畫面活潑了起來，【圖14】中的沙發和地毯多了刻紋，而中間穿紅衣的姊姊，衣服上的皺褶處理的較為自然柔和。

1943年和1954-55年的《耐心牌》（*Patience*）【圖15】【圖16】是和撲克牌有關的創作，兩件創作年代相隔11年，《耐心牌》【圖16】作品的背景、道具單純化，畫面雖然簡化，但後者的光線運用較前一件柔和許多，筆觸前一件較為生硬，巴爾杜斯擅長利用動物增加畫面的豐富性。雖然巴爾杜斯的人體結構有待加強，但他在畫面上表現出的情感早已遠遠地超越技術性，有一種詩化讚美和超越自然的永恆，他在描繪少女的作品上，在當時就已達到如此典雅崇高的境界。

1955和1957年創作了《窗前少女》（*Girl at the window*）【圖17】【圖18】，【圖17】用色黃暈，窗外的景構圖簡單，呈現出東方畫面的平面風景，重點在穿著紅色上衣的女孩上，女孩慵懶地趴在窗欄上，左膝靠在椅子上，動態感十足，從女孩的動作，帶給觀者一片想像空間，猜測當時的景可能是秋天。《窗前少女》【圖18】巴爾杜斯將重點放在窗戶外的景，窗外的景佔了作品畫面約三分之二，女孩此刻變為畫中的配角，站立在椅旁、手扶靠著窗欄，窗外綠色的樹完整地映入眼簾，至於光線的處理也較為明亮，顯示當時的季節應為春、夏季。

在夏西堡居住的這段時間，巴爾杜斯創作了不少一系列作品，他的作品常帶給人一種似夢非夢、曖昧詭異的感覺。1955年所繪的《夢（1）》（*Dream (1)*）【圖19】，背景用色沉重，凸顯睡著的少女皮膚非常白皙，畫面中右邊的女性形象被大面積的剪裁，完整形象的缺失使畫面產生了不平衡的運動感和新奇感，也有人稱之為「新具象主義」。¹⁹ 巴爾杜斯對畫面空間透圖的安排、人物表情的處理、自然景物的描繪，往往帶有呆板拙樸的味道，畫面用色顯示出戲劇性的光影技巧和暗沉色調。巴爾杜斯因為提倡復古藝術，進而創造出個人

¹⁸ 馬曉琳編譯，《世界當代藝術大師叢書——制迷巴爾蒂斯》，頁 58。

¹⁹ 李洋，〈論新具象主義繪畫的平面性語言——以巴爾蒂斯的作品為例〉，《山東藝術學院學報》5期（2015.6），頁 70。

獨特的東方審美價值與表現手法，其三件作品裡頭站著的女孩，透過他的用筆，臉孔皆流露出東方的古典韻味。

他在1956-57年又畫了《夢（2）》（*Dream (2)*）【圖20】的作品，第二件作品的重點放在沙發和地毯上的刻花，房間光線的變化，以及躺椅與桌上物件的擺放，都經過畫者精心設計，《金色的果子》（*The Gold Fruit*, 1959）【圖21】，這件著重在右下方桌面靜物的擺設，桌上的靜物比《夢（2）》【圖20】複雜許多，躺椅上熟睡的女孩，臉部表情的處理，也比前兩件柔和，從整件畫面中，可以找到他獨特的藝術風格：單純、寧靜和神祕。夢境系列的作品流露出巴爾杜斯隱藏在內心深處欲言又止的呢喃，亦或是生活經驗的不完美，因此想憑藉夢境的途徑，使其更加完美。但也有許多人無意間發現，其實他內心情色的暗示性也往往隱藏在作品中。

巴爾杜斯自己則是說：現代人喪失的純真，喪失了敏銳，過度分析形態而喪失了體會不可見的存在的能力。用少女的純真讚美上帝，這是最接近尋找真理的方式。²⁰

最後一組是巴爾杜斯最經典的變體畫《貓照鏡》系列，分別是1977-1980年的《貓照鏡（1）》（*The Cat in the mirror (1)*）【圖22】，和1986-1989年繼續創作《貓照鏡（2）》（*The Cat in the mirror (2)*）【圖23】和1989-1994年的《貓照鏡（3）》（*The Cat in the mirror (3)*）【圖24】。三件都是有貓、鏡子和少女，他們構成這三件作品畫面的象徵意義，畫面上貓藉由女孩的幫助下，來認識鏡子裡的自己。巴爾杜斯在創作時只有家具和靜物是看實體寫生，女孩則是透過照片繪製，所以人物的繪製可以任由畫家自己來發揮想像空間。三件作品的創作時間從1977至1994年，長達17年，《貓照鏡》【圖22】作品中的女孩是裸身，背景的構成，光線調子、靜物質感和光澤的變化非常細膩；女孩和貓的表情、眼神最到味，可以看到畫面上，這隻虎斑貓突然看到鏡子裡的自己，露出驚嚇懷疑的表情，裸體女孩的眼神則是透露出戲弄愛貓後的快感，甚至還露出詭異的笑容，《貓照鏡》【圖23】女孩和貓的互動最多，穿著紅上衣、黑色長褲的女孩只是想給貓照照鏡子，作品中的三花貓卻舉起右前腳，將鏡子誤認為是逗貓棒而想玩弄。

就整體畫面來說，《貓照鏡》【圖24】完整度最高，女孩的上衣和貓的毛色略為沉重，巴爾杜斯在傢俱的用色上，使用鮮豔大膽的紅色系，沙發和地毯上的刻花非常細緻，造成視覺上的強烈衝擊感，右邊的玳瑁貓直挺挺的坐在白色的地毯上，可以想像這隻玳瑁貓是隻個性非常穩定的貓，女孩試圖拿鏡子逗

²⁰ 呆眼看畫，〈巴爾杜斯：貓王、隱士、洛麗塔情結的伯爵〉，《文化》（2016.11.30），網址：<http://www.kknews.cc/zh-tw/culture/xzgyejr.html>（2020年5月27日檢索）

弄牠，牠依然不為所動，只是背景的用色和玳瑁貓毛色雷同，整隻貓和背景幾近融為一體，產生了對立與和諧的微妙關係。

結語

巴爾杜斯說：我不喜歡談論我的繪畫，對我而言，談論繪畫是多餘的，用語言來表達遠比不上我用繪畫來表達。如果用文字來翻譯一幅畫的寧靜，那一定是一種拙劣的翻譯。²¹

筆者推論上述暗諷當今很多抽象畫家，欺騙觀者的無知，並以過多的言語和浮誇的論調，掩蓋其自身繪畫功力的不足與缺失，觀者也以畫家的名氣高低，來評斷其畫作的藝術價值為何。

根據文獻顯示，他在創作前，從未預設要對主題做多次嘗試，他的心中存在著至美，長期的磨練有助於畫家技法的成熟，因為技法是呈現具象繪畫作品的必要手段和基礎。在他完成每一幅作品時，他說：「我同時快樂又失望，我很高興完成了，但失望，因為我感到傾盡最後一分精力，而無能再做一點什麼。」²² 也因為如此，他拾起畫筆，同樣的主題場景和人物，再而出現在作品中，為的是尋找更適當的造形、結構、色彩、光影、肌理和質感，因此才會不斷地嘗試這些基本繪畫問題所衍生的可能性。²³

除此之外，在當時混亂的藝術圈裡，他始終認為基本的具象繪畫技法和古典美學才正是畫家所應該具備的，而他選擇數件相似作品呈現在觀眾的眼前，為的是希望用較客觀的方式，使觀賞者能看到作品的相異之處（而不是將同一件作品不斷修改），這樣的創作表現，才更加能使畫者的技法進步和作品的品質提升。

巴爾杜斯曾說，抽象畫當中，大自然所具有的想像力常常要比那些拙劣的抽象畫家的畫筆更為豐富。同樣的實物，由不同的寫實畫家們一同描繪，繪出的成果肯定是不同的，透過畫家的眼睛和心靈，作品中必有不同的光影變化，如在不同的時間、相同的場景下，創作出不同的氛圍與想像空間，顯然巴爾杜斯已經將他自己與自然融為一體了。而變體畫是一種藝術實驗，是對自我否定的否定，是對藝術的極致追求，從他三幅的貓照鏡來窺探，少女與貓的動態，背景的佈置和變化，背後都隱含著畫家內心極細微的變化，與畫者想闡述的內

²¹ 馬曉琳編譯，《世界當代藝術大師叢書——制迷巴爾蒂斯》，頁 87。

²² 何政廣主編，陳英德、張彌彌著，《二十世紀貴族畫家——巴爾杜斯》，頁 177。

²³ 何政廣主編，陳英德、張彌彌著，《二十世紀貴族畫家——巴爾杜斯》，頁 177-180。

心真實世界，筆者介紹巴爾杜斯九組變體畫作品，旨在呈現變體畫的面貌和他的內心符碼、及他對構圖苦思地反覆經營；巴爾杜斯對創作有嚴謹的態度，藝術創作達到巔峰時，並不是恣意而為，而是不斷地探索與突破、及不斷地專注揣摩與傳達內在情感；對於作品的設色、光影、構圖都掌握得恰當好處，就是要使觀者完全屈服其畫者筆下美的威力。

參考資料

中文專書

1. 王秀雄，《世界名家美術美集》，臺北：康橋公司，1981。
2. 田曼詩，《美學》，臺北：三民書局，1982。
3. 何政廣主編，陳英德、張彌彌著，《二十世紀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
4. 馬曉琳編譯，《世界當代藝術大師叢書——制迷巴爾蒂斯》，中國湖南：湖南美術出版社，2003。
5. 張瓊慧著，《藝術中的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1。
6. 嘯聲，《巴爾蒂斯和他的中國情結》，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

中文論文

1. 李洋，〈論新具象主義繪畫的平面性語言——以巴爾蒂斯的作品為例〉，《山東藝術學院學報》5期（2015.6），頁69-72。
2. 張作斌，〈巴爾蒂斯繪畫語言分析〉，碩士論文，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2015。
3. 賈慧芬，〈巴爾蒂斯繪畫藝術淺析〉，碩士論文，河北大學美術研究所，2016。
4. 鄭澤波，〈具象繪畫中的抽象元素〉，碩士論文，青島大學美術研究所，2007。

網路資源

1. 呆眼看畫，〈巴爾杜斯：貓王、隱士、洛麗塔情結的伯爵〉，《文化》（2016.11.30），網址：<<http://www.kknews.cc/zh-tw/culture/xzgyejr.html>>（2020年5月28日檢索）
2. 陳永怡，〈變體畫：反覆創作同一母題的自我闡述〉《中國藝術報》（2016.2.26），網址：<<http://news.artron.net/20160226/n818044.html>>（2020年5月28日檢索）
3. 陳芳玲，〈睽違二十年的回顧展，巴爾杜斯再續東方情〉，《典藏藝術電子報》（2015.8.24），網址：<<http://artouch.com>>（2020年5月24日檢索）
4. 維基百科—尼古拉斯·普桑，網址：Wikipe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olas_Poussin>（2020年8月26日檢索）

西文論文

1. Jame Thrall Soby, "Balthus," *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 Vol.24, No. 3, Balthus (1956-1957): 3-34.
2. Phyllis Tuchman, "A bounty of Balthus," *THE LANCET* , Vol. 356 (Oct. 2000): 1278-1283.
3. R. S. Short, " Erotically Lounging ,"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 1983): 1060-1075.
4. Sabine Rewald, " Balthus's Thérèses," *Metropolitan Museum Journal*, Vol. 33 (1998): 305-314.
5. Xiaofan Amy Li, "A distant dream : Balthus, Henri Michaux, and the Chinese aesthetic tradition," *Word & Image*, Vol.34, No.3 (2018): 281-296.

圖版目錄

- 【圖 1】Balthus, *Mitsou-Baltusz*. 1908-2001, printing ink. 圖版來源：張瓊慧著，《藝術中的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11，頁 130。
- 【圖 2】Balthus, *The King of Cats*. 1935, oil on canvas, 71 x 84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78>>（2020 年 5 月 28 日檢索）
- 【圖 3】Balthus, *Girl and the Cat*. 1937, oil on canvas, 88 x 78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何廣政編，《二十世紀的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76。
- 【圖 4】Balthus, *Thérèses dreaming*. 1938, oil on canvas, 150.5 x 130.2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何廣政編，《二十世紀的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77。
- 【圖 5】Balthus, *Drawing Room*. 1941-1943, oil on canvas, 113.7 x 146.7cm, Minneapolis Art Institute, America. 圖版來源：何廣政編，《二十世紀的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93。
- 【圖 6】Balthus, *Drawing Room*. 1942, oil on canvas, 114.8 x 146.9cm, held by Museum of Modern Art, New York. 圖版來源：<<http://sl.sinaimg.cn/original/5bogab3ltd60f27652bd0>>（2020 年 5 月 28 日檢索）
- 【圖 7】Balthus, *The week with for Thursday*. 1949, oil on canvas, 98 x 84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51>>（2020 年 5 月 28 日檢索）
- 【圖 8】Balthus, *Nude with Cat*. 1949, oil on canvas, 65.1 x 80.5cm, National Gallery, Victoria, Melbourne.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53>>（2020 年 5 月 28 日檢索）
- 【圖 9】Balthus, *The Room*. 1952-54, oil on canvas, 270 x 330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46>>（2020 年 5 月 28 日檢索）
- 【圖 10】Balthus, *Three Sisters*. 1954, oil on canvas, 60 x 120cm, private collection, Paris, French.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43>>（2020 年 5 月 28 日檢索）
- 【圖 11】Balthus, *Three Sisters*. 1955, oil on canvas, 130 x 196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何廣政編，《二十世紀的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125。
- 【圖 12】Balthus, *Three Sisters*. 1959-64, oil on canvas, 130 x 192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17>>（2020 年 5 月 28 日檢索）
- 【圖 13】Balthus, *Three Sisters*. 1964, oil on canvas, 131 x 175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15>>（2020年5月28日檢索）

【圖 14】Balthus, *Three Sisters*. 1964, oil on canvas, 127 x 170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何廣政編，《二十世紀的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143。

【圖 15】Balthus, *Patience*. 1943, oil on canvas, 161 x 163.8cm, Art Association, Chicago.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58>>（2020年5月28日檢索）

【圖 16】Balthus, *Patience*. 1954-55, oil on canvas, 88 x 86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何廣政編，《二十世紀的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132。

【圖 17】Balthus, *Girl at the window*. 1955, oil on canvas, 196 x 130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何廣政編，《二十世紀的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128。

【圖 18】Balthus, *Girl at the window*. 1957, oil on canvas, 160 x 162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40>>（2020年5月28日檢索）

【圖 19】Balthus, *Dream (1)*. 1955, oil on canvas, 130 x 162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36>>（2020年5月28日檢索）

【圖 20】Balthus, *Dream (2)*. 1956-57, oil on canvas, 130 x 163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何廣政編，《二十世紀的貴族畫家——巴爾杜斯》，臺北：藝術家出版社，2002，頁 124。

【圖 21】Balthus, *The Gold Fruit*. 1959, oil on canvas, 159 x 161cm, private collection, Paris, France.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33>>（2020年5月28日檢索）

【圖 22】Balthus, *The Cat in the mirror (1)*. 1977-80, oil on canvas, 180 x 170cm, private collection in Mexico.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06>>（2020年5月28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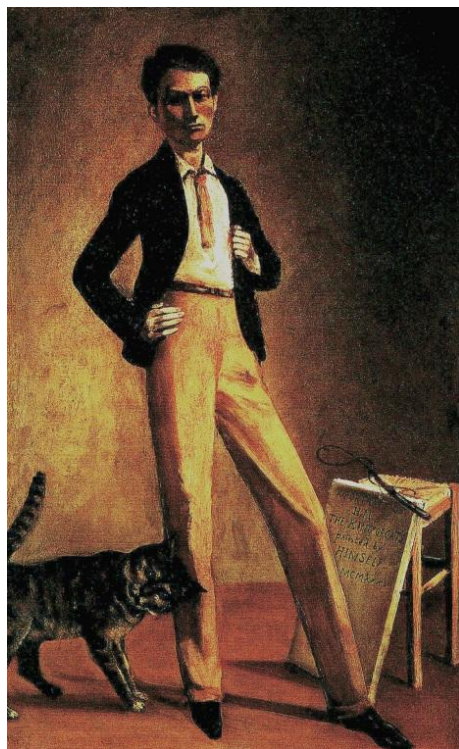
【圖 23】Balthus, *The Cat in the mirror (2)*. 1986-89, oil on canvas, 200 x 170cm, private collecti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299>>（2020年5月28日檢索）

【圖 24】Balthus, *The Cat in the mirror (3)*. 1989-94, oil on canvas, 200 x 195cm, The Lovell Gallery of London. 圖版來源：<<http://youhuaaa.com/page/painting/show.php?id=3398>>（2020年5月28日檢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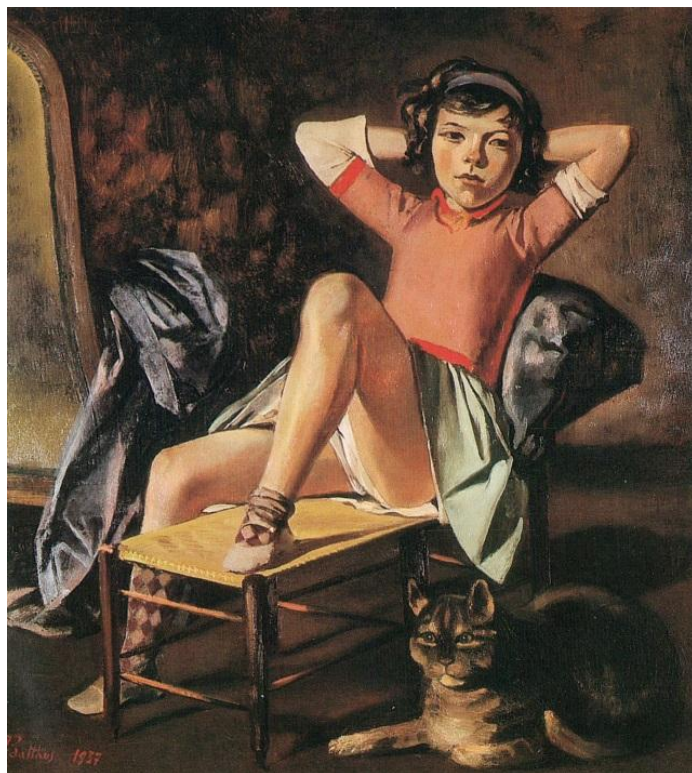
圖版



【圖 1】Balthus, *Mitsou-Baltusz*, 1908-2001.



【圖 2】Balthus, *The King of Cats*, 1935.



【圖 3】Balthus, *Girl and the Cat*, 1937.



【圖 4】Balthus, *Thérèse dreaming*, 19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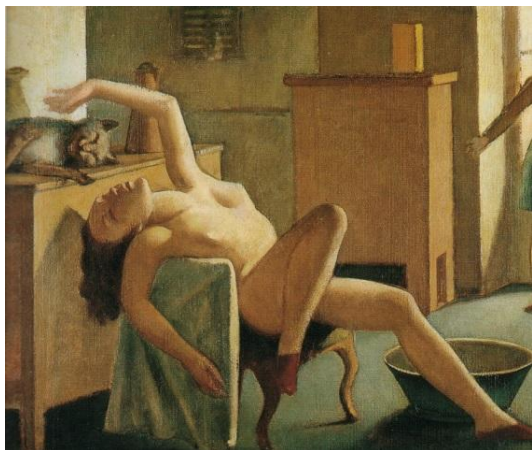
【圖 5】Balthus, *Drawing Room*, 1941-1943.



【圖 6】Balthus, *Drawing Room*, 1942



【圖 7】Balthus, *The week with for Thursday*, 1949.



【圖 8】 Balthus, *Nude with Cat*, 19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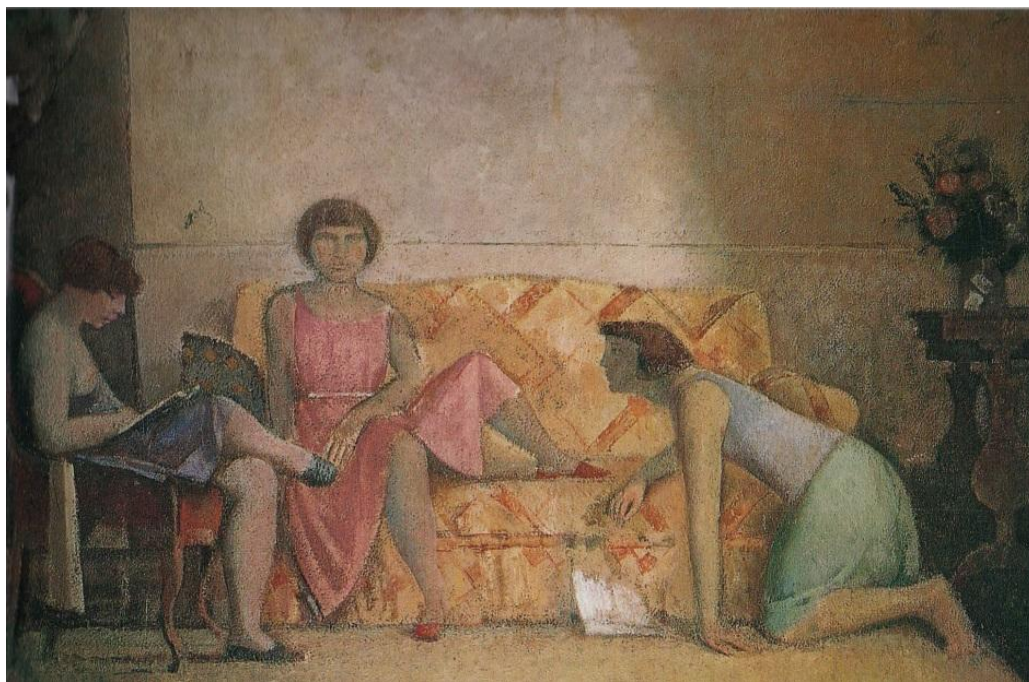
【圖 9】 Balthus, *The Room*, 1952-54.



【圖 10】 Balthus, *Three Sisters*, 1954.



【圖 11】 Balthus, *Three Sisters*, 19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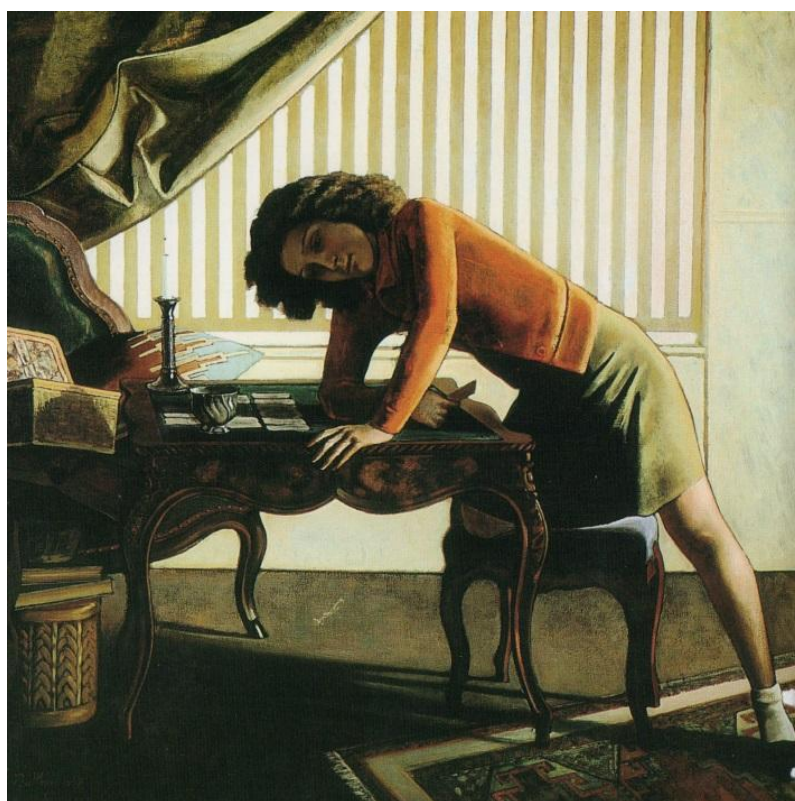
【圖 12】Balthus, *Three Sisters*, 195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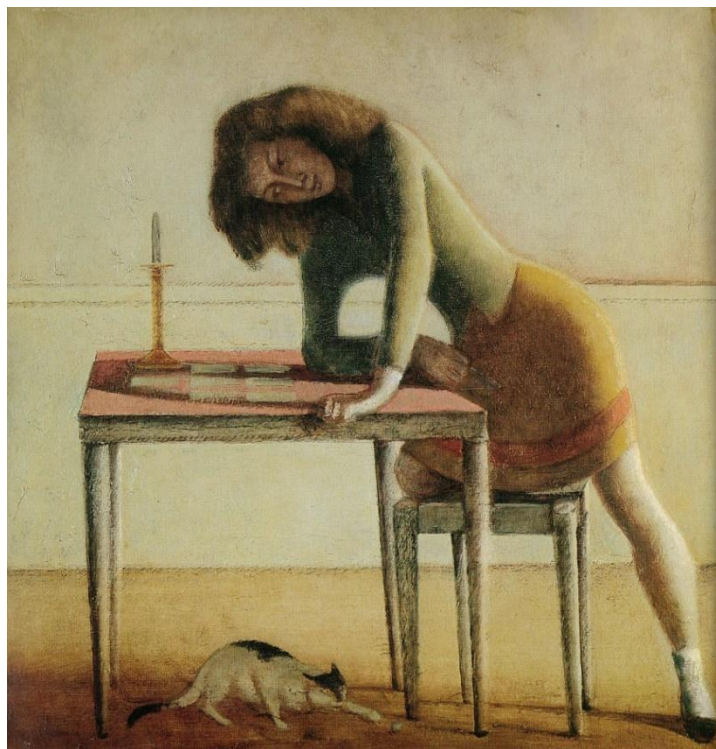
【圖 13】Balthus, *Three Sisters*, 1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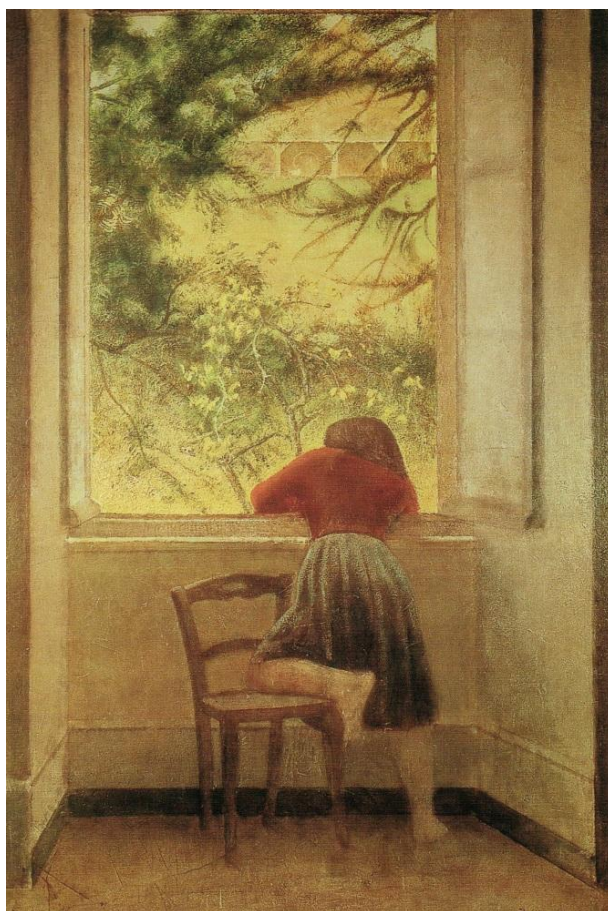
【圖 14】 Balthus, *Three Sisters*, 19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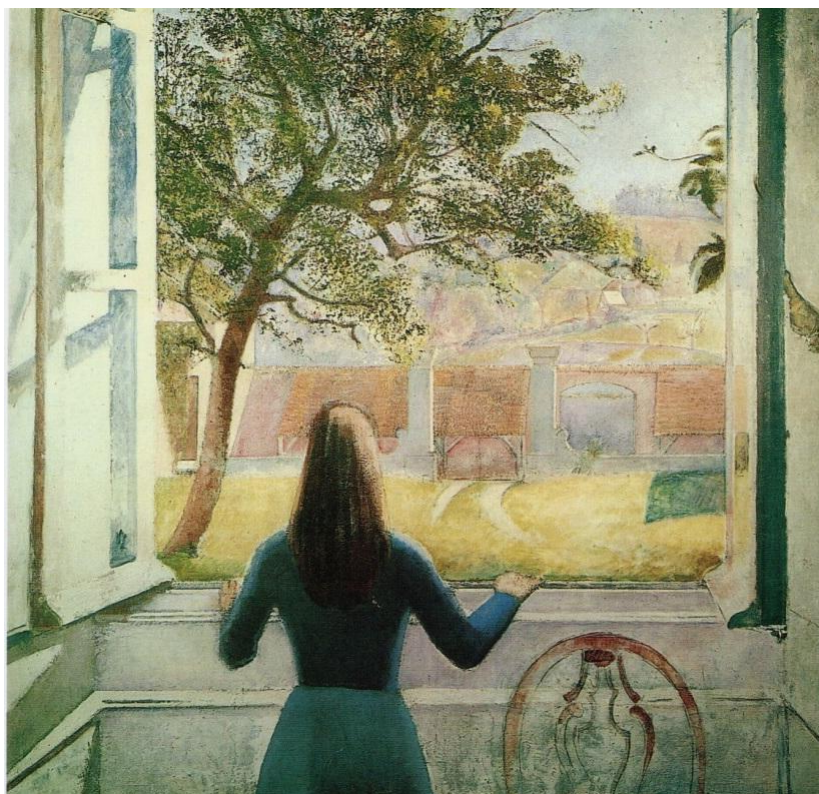
【圖 15】 Balthus, *Patience*, 1943.



【圖 16】Balthus, *Patience*, 1954-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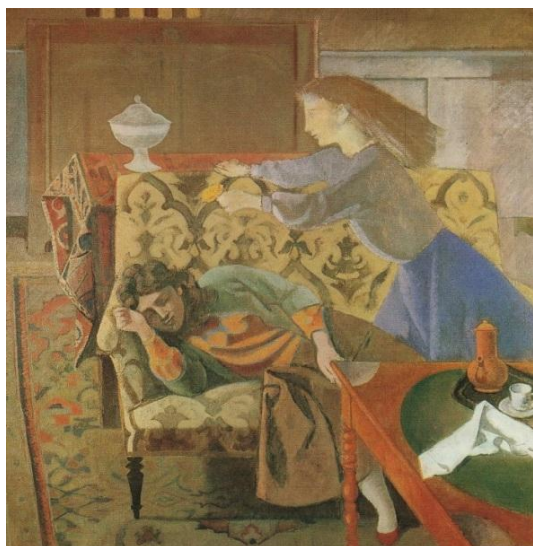
【圖 17】Balthus, *Girl at the window*, 1955.



【圖 18】 Balthus, *Girl at the window*, 1957.



【圖 19】 Balthus, *Dream (1)*, 1955.



【圖 20】 Balthus, *Dream (2)*, 1956-57.



【圖 21】 Balthus, *The Gold Fruit*, 1959.



【圖 22】 Balthus, *The Cat in the mirror (1)*, 1977-80.



【圖 23】 Balthus, *The Cat in the mirror* (2), 1986-89.



【圖 24】 Balthus, *The Cat in the mirror* (3), 1989-94.